
由科威爾辭職說到有毒的性文化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科威爾是人如其名

自由大學是美國著名的保守派基督教學院，幾天前，小傑里·科威爾（Jerry Falwell Jr.）正式辭去了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校長的職務，這是因為一位名叫格蘭達（Granda）的商業夥伴告訴路透社，在長達七年期間，他多次與科威爾的妻子發生性關係，而同時科威爾在旁邊觀看，格蘭達向路透社顯示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證據來支持他的說法。上週日，科威爾向《華盛頓考查》（Washington Examiner）發表聲明，承認自己的妻子與格蘭達有染，而格蘭達一直試圖勒索他們兩夫婦。科威爾說自己沒有介入這段不恰當的性關係（I was not involved），但並沒有明確否認自己在旁觀看。

去年底，《政治雜誌》（Politico Magazine）報道，一些在自由大學工作了很

多年，並且和科威爾緊密合作的員工透露，科威爾經常向男性朋友展示自己太太擺出充滿挑逗性姿勢的照片。一些員工說科威爾明目張膽地談論自己的性生活，例如吹噓自己怎樣「釘」他的妻子至欲仙欲死，她無法應付他的（粗大陰莖）。

今年8月初，科威爾受到另一宗醜聞困擾，他參加了一個在船上的派對，其中一張派對照片顯示他和一名女子親密地站在一起，兩人都將褲鏈拉下了一點，照片曝光之後，自由大學的董事會要求他無限期停職，而這次的醜聞在他的職業棺材上補上了最後一釘。

不過，科威爾是人如其名，他是「好好地台」（Falwell = Fall well），科威爾將會獲得超過一千萬美元的遣散費和退休金，科威爾對傳媒說：「沒有任何理由（取消他的遣散

費及退休金），我什麼（錯事）都沒做。」（I haven't done anything）。當很多教會和福音機構因缺乏經費而令到事工停頓，當很多牧師和全時間事奉的同工過著清貧的生活時，我不知道大學對他的禮遇是否善用資源，我會請求他捐幾十萬元予敝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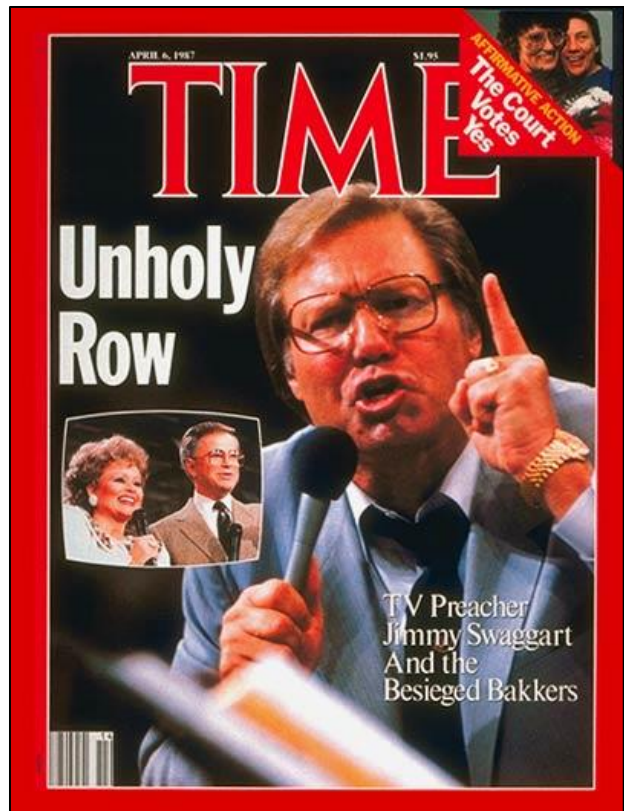
嫉性罪惡如仇

諷刺的是，過往科威爾非常高調地提倡性道德，特別是反對同性戀，2016年，自由大學「度身訂做」了一本心理學教科書，該書刪除了關於性動機和性取向的內容，科威爾發出了一項聲明來捍衛這一決定：「人類的性行為是上帝設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依賴數據來對此進行研究是很重要的。」作為一所保守派基督教大學，自由大學有非常嚴格關於兩性關係的規範，例如除了握手和擁抱三秒鐘之外，男女之間不可以有身體接觸，每種違規行為都會導致嚴厲的懲罰，曾經有一名女生被發現和男朋友發生婚前性行為，結果她被罰款 500 美元和被判 30 個小時的社區服務令。

科威爾當然並不是第一個講一套、做一套的基督教領袖，全國福音派協會前主席特德·哈格德（Ted Haggard）牧師也曾經極力地提倡性道德和反對同性戀，他宣稱：「和任何其他群體比較，福音派人士擁有最好的性生活。」但是，在 2006 年 11

月，一名男妓披露在過去三年他為哈加德提供性服務，他又指出哈加德使用毒品。醜聞曝光之後，哈加德辭去了全國福音協會主席的職務。

說得更早一點，1980 年代占美·史加特（Jimmy Swaggart）牧師以「嫉性罪惡如仇」而見稱於世，1986 年，他揭露了一位名叫馬文·戈爾曼（Marvin Gorman）的傳道人有不道德的性行為，最終逼使戈爾曼失去了牧職。1987 年，當另一位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捲入性醜聞的時候，史加特譴責巴克是「基督身體的癌細胞」。史加特告訴記者，他自己從未親吻過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然而，1988 年發生了另外一宗令舉世震驚的性醜聞，而這一次的主角竟然是道貌岸然的史加特，史加特被發現召妓，那位性工



作者說，當他們進行性行為時，她的九歲女兒在旁觀看，後來史加特公開認罪悔改，但三年之後他又再被發現嫖妓。

心理防禦機制

令人感到納悶的是，為什麼有不少宗教領袖竟然是如此表裏不一致呢？一個最容易的解釋就是：那些人都是假冒為善的偽君子，他們就好像是華山派掌門「君子劍」岳不群，不過，岳不群十分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處心積慮要練成辟邪劍法，從而獨霸武林；另一個解釋則是「心理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的「反應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和「投射」（projection），往往這種態度和做法是發自潛意識，或者是介乎有意和無意之間的。

所謂心理防禦機制，就是一個人內心感到不安的時候便需要安撫自己，這種不安的情緒可能是因為自己被人侮辱，或者自己做錯事而感到內疚，自我安撫的方法有很多種，例如否認現實、找其他人出氣、將心理的問題轉變為生理的毛病、尋找將事情合理化的藉口，而最微妙的防衛機制就是反應形成和投射。

所謂反應形成，就是做出來的行為與潛意識的願望和想法完全相反，例如某些人在反美帝、反西方的政治氛圍下長大，但實際上他們內心嚮往西方的生活，於是在口頭上、行為上表現出極度愛國和極度反西方，但到最後卻移民到西方國家。

所謂投射，簡單地說，就是將自己的問題投射到他人身上，例如一個脾氣火爆的人，會經常投訴別人發脾氣和侮辱自己；一個主見很強的人，會埋怨其他人十分主觀，不願意聽取他的意見。

道德掛帥造成反效果

在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環境長大的人，對許多清規戒律都有顧忌，甚至畏懼，許多性幻想都會被壓抑下來，舒緩這種不安情緒的方法之一，就是將自己在潛意識裏面的問題投射到他人身上，於是將自己放在道德高地，批判世俗社會道德淪亡、人慾橫流。小傑里·科威爾的父親傑里·科威爾在 1980 年代成立了一個名為「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的壓力團體，該組織提倡傳統家庭價值觀，反對墮胎、離婚、女權主義、同性戀平權。在這種道德掛帥的家庭下長大，培育出性變態傾向是不足為奇的。不過，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完全屬於猜測，我並不認識小科威爾本人，而且現在還未有百分之百確鑿的證據肯定他曾經展示自己太太的性感照片和在旁觀看太太跟別人做愛。但哈格德和史加特的案件已經是鐵證如山。此外，我還需要強調，本文之目的並不是要譴責他們，以上的分析是要指出，其實他們是某種有毒文化（toxic culture）的受害者。



TV

The Boys Takes on Corporatized Christianity

JR. FORASTEROS • AUGUST 27, 2019

A pointed episode of the Amazon superhero series suggests that faith built on power is no faith at all.

最近筆者在亞馬遜網站觀賞了一套亞馬遜原創的科幻系列，片名是《孩子們》（The Boys），這是一套反英雄、反愛國主義、反基督教的連續劇，在劇中那些超級英雄把美國文化和基督教混淆在一起，表面上他們是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但骨子裏卻是另一回事。在劇中有一個具有特異功能的基督教領袖宣揚一夫一妻制的傳統家庭價值觀，但自己卻去召男妓。有一次一個名叫「星光」的女超人出席一個基督教會議，起初她在會議上向年青人宣揚性倫理，但最後她坦言承認自己並不是完美無瑕，她說：「這就是人性！」（This is human）

筆者經常觀賞 YouTube 的短片，其

中一位我常常聽他發表意見的 YouTuber 是蕭若元，他在短片中加插了很多粗言穢語和黃色笑話，不瞞你說，我對此完全沒有問題，聽到他說黃色笑話時，我哈哈大笑，這就是人性！說得更坦白一點，我對黃毓民、蕭若元這類流露真性情的人並無戒心，真正會令我投以懷疑眼光的，是那些常常將屬靈名詞掛在嘴邊，滿口仁義道德的宗教領袖！

2020年8月26日

[更多資訊](#)